

[生活手记]

## 退休一载

□唐颖中

去年这时候,我退休了。  
办好退休手续那天,我把钥匙扣上的办公室抽屉钥匙取下来,放在办公桌上。那一刻,钥匙碰到桌面的脆响,好似在与故人作别。  
工作四十多年,直到两鬓斑白,说没啥留恋的,那是撒谎,怎么可能呢?  
退休,意味着不再年富力强,顶多说你老当益壮。这个“老”字,是岁月馈赠的礼品,我要也得要,不要也得要。  
心中暗暗生出些许无奈,仿佛童年的小朋友们不带我玩了,又像一只脚踩进泥淖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。每每在路上偶遇熟人,人家问我“今儿咋没上班呀”,我答“退休了”,接着就是“好啊,自由啦”。  
身是自由了,心却还是羁绊在单位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里。于是,我将大把时间放在去河边看人垂钓;去小巷里观众人打牌、下棋;去公园听鸟鸣、溪声;去书店淘闲书;去网上买些碎红木,雕雕小玩意儿。就这样,把心“放养”了几个月。

退休生活,说白了就是调心态、找感觉。

先是调心态,想想自己能健康地活到退休,有幸与“老了”的自己“一壶浊酒喜相逢”,这本身就是生命的伟大胜利,还有什么不能付诸笑谈中呢?再就是找感觉,妻子的闺蜜退休后在老年京剧团当团长,建议我去唱唱京戏。我笑,没兴趣,没感觉。有同事建议我替某单位编写史志,说有报酬。我笑,不缺那钱,没感觉。一晃,我又把心“整理”了几个月。

“适合自己的,就是最好的。”这话对我很管用。忽然,我来了感觉,参加工作四十多年,多半与写材料有关,现在学写作,“耕种”退休时光、烹文煮字,不是很好吗?感觉找到了,闲了就写写写,一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
[若有所思]

## 做个富人

□徐善昇

认识若水,是个偶然。

那时,我到基层单位做临时负责人,若水是那儿的一名员工。对我的到来,她充满敌意,质问我凭什么一到任就否定前任领导的理念。

我没解释,只用行动快速证明了她认识上的偏差。当我完成任务返回原单位时,若水已和我成了无话不说的“哥们儿”。

若水家在外地,父母年迈,只有她一个宝贝闺女。若水说她要做个富人,挣好多好多钱,让父母过好日子。话是这么说,但她看见父母就烦,父母看见她就怯。

原来,若水大学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了,因为她既勤快又能吃苦,月月都能拿到高薪。虽然她把多半薪水都寄给了父母,父母却对她的工作不满意,非逼着她考公务员。她无奈只能屈从,但考上公务员后,就故意远离父母,申请到外省的贫困山区上班。

随着父母慢慢变老,若水越来越后悔自己离家远了,特别是母亲连续两次摔倒腿骨骨折,让她深切体会到离家远的不便。

母亲摔伤,她匆匆赶回。父母看见她,如同见了师长,一个个面露怯意。一个怕闺女埋怨自己摔伤,一个怕闺女指责自己没照顾好老伴儿。若水烦不胜烦,母亲出院不久,她就返回工作岗位了。

几个月前,若水又给我打电话说她好烦。她知道父母身体不好,担心将来用钱的地方会多,就上网找了个兼职,给一个教育机构整材料,搞网络宣传。然而,她做事太认真,也太较真。她通过观察,发现那个教育机构在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,就逐一提了出来。起初,领导还采纳意见,并表扬、奖励了她,后来便不予理睬了。若水生气了,竟在网上跟领导吵了一架。

听完她的烦心事,我笑了。烦恼都由自家生,若水的烦,完全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父母的事,再烦也要面对,那是子女应负的责任、应尽的义务。工作上的事,本职也好,兼职也罢,尽心尽力、问心无愧就是,何必着急上火,跟领导吵呢?

我劝她时只用了四个字:做个富人。她不明就里,说自己拼命挣钱,就是要做个富人。我告诉她,以你现在的心态,就是腰缠万贯也算不上富人。富人不是有多少钱,多少有钱人穷得只剩下了钱。真正的财富是健康和快乐,这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。心要大一点,心态要好一点,精神富有了,才算是

真的富人。昨天,我想起久未联系的若水,就打电话问她近来还烦不。她呵呵笑着说:“哥呀,富人哪有那么多烦心事!”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,  
欣赏《三彩风》  
佳作

## 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

■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## 老城情未了

□汪天钊

老了真的不好吗?

比如城市,没有比年轻的,都在拼老、装老,恨不得以一日不见、如隔三秋的速度老去。

不管它们如何拼,有哪个拼得过洛阳呢?

洛阳从来都不拼老,也不需要装老,二里头的盆盆罐罐是硬头货,何尊铭文会说话,天子驾六看得见摸得着,汉魏故城是最本真的秦砖汉瓦。

洛阳城里融入生活的老,又有哪个比得上老城呢?

丽景门就是一枚能控制穿越门的按钮,按一下,跨进去,就打开了一条时空隧道,一切都在一瞬间老了。

青石板路才是老城真正的金字招牌,给老城的意境打足了底气。第一次进入老城非常偶然,是因为我意外地看到了青石板路,被它牵引着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。当我回过头来,已入老城深处。

青石板细腻、光滑,在上面行走,能感知到脚步与石头之间的磨合,是一种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的交流。如果碰到穿着高跟鞋的女子,则是十分有情致的事,可以好好地聆听鞋跟敲打青石板的声音:曼妙动听,清脆震撼,温暖笃定。这种声音能打开一颗深锁的心。

岁月是多么虚无多么轻,却敲碎了多少瓦片,销蚀了多少砖头,摧折了多少椽子与飞檐。每一座院落都是绝版的。我渴望了解它们。多少年了?主人是谁?经历了什么?后人呢?一座院落就是一本、一个时代、一种世相。它们守口如瓶,它们倔强地守望。

一棵槐树弯腰驼背地从庭院里探出身来,树皮大块大块地剥落,只有树叶提醒着人们,它依然在努力地活着。它才是这里真正的老者、主宰者。我无法知道它究竟怀揣着多少往事、多少爱恨与悲喜、多少人间沧桑,看破从不道破。它用宽容、慈悲给予生者无尽的庇佑和祝福。

老了真的就不美了?沧桑之美令人敬畏,谁都不敢狂妄。

汤是洛阳的饮食特点,霸占着绝大多数洛阳人的舌尖,洛阳人把汤演绎得出神入化。这种特点,我想,与洛阳曾作为都城有绝对的关系,都城会聚了当时的社会精英、大儒雅士,老百姓想的是吃饱,他们追求的是高层次的品位,同样的食材被他们炮制得更丰富、更鲜美。

在老城,老字号店铺一个挨着一个,什么样的汤都能在这里被一网打尽,原汁原味的洛阳味道。我曾见识过洛阳人对一碗汤的痴狂,顾客在街上排了好长好长的队;收银不停地收银,盛汤的不停地盛汤。

一碗汤,一碗内涵,一碗儒雅,一碗风情。

经过夜晚的发酵,老城散发着浓郁、香醇、绵长的韵味儿。每个店铺都异常热闹,一拨人还没走,一拨人又潮水般涌上来。很多人并不消费,只是气定神闲地散步,感受这种氛围:岁月的味道,盛大的烟火味道。人世间什么都会变,唯有这种味道亘古不变。

走在古朴又繁华的西大街上,两个人随时都有被冲散的可能。街上不乏恋人的身影,他们花儿一样绽放,手拉手地亲昵着,无拘无束。我真羡慕他们,他们来过,他们爱过。老城是一个适合爱情生长的地方。

独行在这夜色中,我竟幻想着,自己也是个少年,和喜欢的人十指相扣,不需要表达,彼此的温暖和幸福顺着手指汨汨流淌。

我们分享一碗汤,目光始终不曾离开对方,凝视或微笑。彼此之间,一个眼神,都足够成为一生的念想。

我们走了一路,吃了一路,喝遍所有的汤,尝遍所有的味道。我们一起观看夕阳的肃穆,欣赏云朵变幻的神情,感受老城暮色的降临。我们的身影,把灯光映衬得璀璨而缥缈。

分别时,我们相约,不管未来如何,在若干年后,都要再次相约老城。我相信,她记得,我记得,老城也记得。

